

# 江聲報

內政部登記證 警字第一九四號  
郵政管理局登記證 第〇六四號 第二類新聞紙類

本報地址：上海南京路  
電話：二二二二  
電報掛號：二二二二

本報價目：本埠每月一元二角，外埠每月一元五角，零售每份五分。  
廣告刊例：第一版每行一元，第二版每行八角，第三版每行六角，第四版每行四角。

江聲報增加報資聯合啓事  
本報自即日起，因紙價暴漲，不得不將報資增加。自十月十六日起，每份零售價五分，每月報資一元二角。外埠報資一元五角。零售報資每份五分。廣告刊例：第一版每行一元，第二版每行八角，第三版每行六角，第四版每行四角。

## 長春大戰迫在眉睫

### 熱境國軍迭克重鎮

#### 烏拉街巷戰激烈進行中

【本報北平十七日電】熱境國軍迭克重鎮，烏拉街巷戰激烈進行中。據悉，國軍在熱境作戰，進展甚速，已克復多座重鎮。目前，烏拉街巷戰仍在激烈進行中，國軍正全力圍攻，預計不久即可克復。此役之勝利，將對長春之防禦產生重大影響。

## 豫晉收復扶溝襄陵

【本報開封十七日電】豫晉收復扶溝襄陵。據悉，我軍在豫晉地區作戰，進展甚速，已克復扶溝、襄陵等重鎮。目前，我軍正全力圍攻，預計不久即可克復。此役之勝利，將對長江之防禦產生重大影響。

## 評議會開幕

### 通過院士候選人名單

#### 建議政府提高教育費

【中央社南京十七日電】評議會開幕，通過院士候選人名單，建議政府提高教育費。評議會今日舉行開幕典禮，由主席主持，並通過院士候選人名單。此外，評議會並建議政府提高教育費，以改善教育環境。

## 蔣主席昨飛青

### 今巡視烟台威海衛

【本報南京十七日電】蔣主席昨飛青，今巡視烟台威海衛。蔣主席於昨日由南京飛抵青島，並將於今日巡視烟台及威海衛。此行旨在視察海防，並慰問將士。

## 台金融問題

### 現已獲得轉機

【中央社台北十七日電】台金融問題，現已獲得轉機。據悉，政府已採取一系列措施，以穩定金融市場。目前，金融市場已趨穩定，通貨膨脹率亦有所下降。

## 外匯調查報告書全文

【中央社南京十七日電】外匯調查報告書全文。報告書詳細分析了當前外匯市場之現狀，並提出了一系列建議。報告指出，外匯市場目前面臨嚴峻挑戰，政府應採取果斷措施，以穩定外匯市場。

## 國務會議重要議案

### 監察委員選舉延期舉行

#### 調整公務員待遇過渡辦法

【中央社南京十七日電】國務會議重要議案，監察委員選舉延期舉行，調整公務員待遇過渡辦法。會議決定，監察委員選舉將延期舉行，以確保選舉之公正與透明。此外，會議亦通過了調整公務員待遇之過渡辦法，以保障公務員之生活穩定。

## 美軍駐紮中國

### 乃係政府同意

【本報南京十七日電】美軍駐紮中國，乃係政府同意。據悉，美國政府已正式同意，將美軍駐紮於中國，以維護中國之安全與穩定。此舉將對中國之國防建設產生重大影響。



瘋聖藥  
由星運到一批  
此藥專治各種瘋症，如精神分裂、躁狂症等。藥效顯著，見效迅速。每瓶售價一元。

民社名單  
尚未提出  
民社黨今日公佈了其在某項選舉中之名單。名單包括多位知名人士，預計將對選局產生重大影響。

平在團華訪英  
落段一告作工  
英國訪團成員在華期間，曾參觀了多個工廠與團體。訪團成員對中國之發展表示讚賞，並表示將繼續加強中英兩國之友好關係。

文職人員生補費  
分區支給標準  
政府決定，將對文職人員之生補費進行調整。調整標準將根據地區之不同而有所差異，以確保待遇之公平。

中韓貿易  
須嚴格管制  
政府決定，將對中韓貿易進行嚴格管制。管制措施包括限制貿易額、加強貨物檢查等，以確保國家經濟之安全。

參政會駐委會  
今開全體會議  
參政會駐委會今日召開全體會議，討論重要議案。會議預計將持續數日，屆時將對多個重要問題進行討論與決策。











嗚呼——節約！

# 紅豆戒指

孔淵

# 燃起生命的殘枝

(下)

「美珠把手向身身後面一藏。」別開玩笑吧！

「這有什麼好玩呢？你看，我們把福州襪子，杭州剪刀全拿出來了，你還有什麼話說？」小龍指著竹籃裏的一些東西說。

「那我也拿一隻福州襪子出來好了。」

「不行，就要你這隻戒指！」

「這是人家送給我的紀念品，我不答應！」美珠挺起了嘴，顯出不高興的樣子。

「噹……」大家又哄笑了起來。

「我們知道這戒指是汪先生送給你的呀！這有什麼關係？小龍的錢子，密斯李的剪刀，你又怎麼知道不是他們的？那個——送給他們做紀念品的嗎？」英荷皮的說。「好啦，慷慨一點！」

「嘿，對啦！」老桂搶着插上嘴去：「我們付表決，付表決！現在是民主時代，我老桂最手與這一套！紅寶戒珠比得上那隻豆蔻成珠拿出來誇獎的人舉手！」

「噹，贊成贊成！」屋裏的人都把手舉了起來。

「好，現在表決通過，大家把手放下！」老桂活像個副主席，下命令似地說。接着轉過頭去問美珠：「你的意思怎樣？」

「這又不可以付表決的！」她垂下頭去思索來，屋子裏的空氣跟着沉悶了下來。突然，美珠把頭一拍，鼓起勇氣來回答，同時用右手把戒指推了下來：「好吧，我樂捐，沒有關係！老桂，你把這東西趕快拿去，等一下遲了怕賣不掉！」

「真的拿去？」老桂倒有點懷疑，不敢去接。

「當然真的，還有關切切的境況。他熱心謹慎地輔助他的母親，在物質上幫助她們，在精神上安慰她們。」這是一個十分誠懇的人，這是她們最初得到的印象，後來的事實也加以證實了。

在這樣的情形之下，她和那同鄉結了婚。他是單身在外面的，據說在淪陷的家鄉還有一個兒子，一個弟弟，不過很久就斷了音訊。於是，他便把她的家作為自己的母親，在一塊生活下去。婚後的生計漸漸拮据，却總還很滿意。愁和病也漸漸而分袂了，生命的活力又在她身心內充滿起來。

他再去當小學教員，一面兼充家庭計劃師，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條。

「誰做大偉大！讓我們歡呼三聲。」老桂高舉了雙手，好像在做什麼歌謠的指揮似的：「『美珠萬歲！』」「『美珠萬歲！』」大家興奮的狂喊起來。

「汪先生萬歲！」

「汪先生萬歲！」

「萬歲！萬歲！萬歲！」

「萬歲！萬歲！萬歲！」

第二天一早，美珠剛吃完早飯，汪先生就從菜室趕了過來。當他在更衣室門口見面的時候，美珠還沒有開口，汪先生就把左手伸給

鉛灰色的天空重重地壓在她的頭上，太陽已休息去了，街市裏仍是一片喧嚷。我們幾個，伴着廈大的同學，踏上了沉重疲乏的腳步，路上：『×咖啡廳，平滑的舞池邊，婆娑起舞的男女們，飄過來輕舞的眼光，彷彿把我們當作一聲叫化子似的，不予理睬。樂聲止處，他們如散聚的烏鴉各歸座位，我們也就開始冷落了。但是這些人的心冷硬似鐵，任你你枯舌敝，仍是一文不取掏不出來的，有的竟開槍相似的施放五百元。憤怒的火焰在每人眼中燃燒着，悲憤隨着每個無情人的心。」

「我們不是叫化子，不要施捨的錢！」一位同學終於忍不住地喊了出來，每個人的眼脰裏閃着晶瑩的淚珠。

「請諸位別誤會，我們的意思並不是說先生們都是冷酷無情的，這只是一部份如此，我們互相相信大多數都是熱心助學運動的，不然的話，慨解囊吧！」然，晚上，明天還是要來麻煩你的心。」

「這位性情比較溫和的同學說完了這些話後，我們陸續接到了士女們的『慷慨』捐助，有一萬的一萬有五萬。然後，悲憤地說聲『謝謝』，踏上了歸途。」

爵士音樂如裂鑼般的把我們送出了這罪惡淵藪的大門。天空更黑了，因而也更重地壓在他的頭上，大家互問着：

「這些人是冷血動物嗎？良心在那裏？」

最後這句上帝拯救了。進了教會，而且立刻很有興趣地陪伴着聖經。現在，她已經在辦教會承辦的貧童福利路工作了。

這會歐一陣煙癮麼？這會是一场幻夢麼？決不會的。正是將要開始寫下的『新紀錄』的敘述。她的這一段經過，我或親眼看見，或聽得之於自己的書信，或聽見別人講述，已經知道得很詳細了。在茫茫人海中，像她這樣的遭難的人不少，可是能創造『新紀錄』之後，在人生命上顯發過的人，該更能了解人生的真諦。她過去年青，我親聞她的最後歲月，

「你怎麼知道這是我的？」彷彿有點傷感自己昨日的這種『慷慨』

「未免太魯莽了。」

「怎麼會不知道？這戒指上有我們的愛情，有我們的故事，有我們的血，也有我們的汗！」

他倆相對流下了片刻。當汪先生從左手摘下除下這顆紅豆戒指，把他重新戴在美珠的手上時，他的眼圈上紅潤着感激的熱淚。

☆ ☆ ☆

良心的那裏？

迅羽

「誰做大偉大！讓我們歡呼三聲。」老桂高舉了雙手，好像在做什么歌謠的指揮似的：「『美珠萬歲！』」「『美珠萬歲！』」大家興奮的狂喊起來。

「汪先生萬歲！」

「汪先生萬歲！」

「萬歲！萬歲！萬歲！」

「萬歲！萬歲！萬歲！」

第二天一早，美珠剛吃完早飯，汪先生就從菜室趕了過來。當他在更衣室門口見面的時候，美珠還沒有開口，汪先生就把左手伸給

鉛灰色的天空重重地壓在她的頭上，太陽已休息去了，街市裏仍是一片喧嚷。我們幾個，伴着廈大的同學，踏上了沉重疲乏的腳步，路上：『×咖啡廳，平滑的舞池邊，婆娑起舞的男女們，飄過來輕舞的眼光，彷彿把我們當作一聲叫化子似的，不予理睬。樂聲止處，他們如散聚的烏鴉各歸座位，我們也就開始冷落了。但是這些人的心冷硬似鐵，任你你枯舌敝，仍是一文不取掏不出來的，有的竟開槍相似的施放五百元。憤怒的火焰在每人眼中燃燒着，悲憤隨着每個無情人的心。」

「我們不是叫化子，不要施捨的錢！」一位同學終於忍不住地喊了出來，每個人的眼脰裏閃着晶瑩的淚珠。

「請諸位別誤會，我們的意思並不是說先生們都是冷酷無情的，這只是一部份如此，我們互相相信大多數都是熱心助學運動的，不然的話，慨解囊吧！」然，晚上，明天還是要來麻煩你的心。」

「這位性情比較溫和的同學說完了這些話後，我們陸續接到了士女們的『慷慨』捐助，有一萬的一萬有五萬。然後，悲憤地說聲『謝謝』，踏上了歸途。」

爵士音樂如裂鑼般的把我們送出了這罪惡淵藪的大門。天空更黑了，因而也更重地壓在他的頭上，大家互問着：

「這些人是冷血動物嗎？良心在那裏？」

最後這句上帝拯救了。進了教會，而且立刻很有興趣地陪伴着聖經。現在，她已經在辦教會承辦的貧童福利路工作了。

這會歐一陣煙癮麼？這會是一场幻夢麼？決不會的。正是將要開始寫下的『新紀錄』的敘述。她的這一段經過，我或親眼看見，或聽得之於自己的書信，或聽見別人講述，已經知道得很詳細了。在茫茫人海中，像她這樣的遭難的人不少，可是能創造『新紀錄』之後，在人生命上顯發過的人，該更能了解人生的真諦。她過去年青，我親聞她的最後歲月，

「你怎麼知道這是我的？」彷彿有點傷感自己昨日的這種『慷慨』

「未免太魯莽了。」

「怎麼會不知道？這戒指上有我們的愛情，有我們的故事，有我們的血，也有我們的汗！」

他倆相對流下了片刻。當汪先生從左手摘下除下這顆紅豆戒指，把他重新戴在美珠的手上時，他的眼圈上紅潤着感激的熱淚。

☆ ☆ ☆

良心的那裏？

迅羽

「誰做大偉大！讓我們歡呼三聲。」老桂高舉了雙手，好像在做什么歌謠的指揮似的：「『美珠萬歲！』」「『美珠萬歲！』」大家興奮的狂喊起來。

「汪先生萬歲！」

「汪先生萬歲！」

「萬歲！萬歲！萬歲！」

「萬歲！萬歲！萬歲！」

第二天一早，美珠剛吃完早飯，汪先生就從菜室趕了過來。當他在更衣室門口見面的時候，美珠還沒有開口，汪先生就把左手伸給

鉛灰色的天空重重地壓在她的頭上，太陽已休息去了，街市裏仍是一片喧嚷。我們幾個，伴着廈大的同學，踏上了沉重疲乏的腳步，路上：『×咖啡廳，平滑的舞池邊，婆娑起舞的男女們，飄過來輕舞的眼光，彷彿把我們當作一聲叫化子似的，不予理睬。樂聲止處，他們如散聚的烏鴉各歸座位，我們也就開始冷落了。但是這些人的心冷硬似鐵，任你你枯舌敝，仍是一文不取掏不出來的，有的竟開槍相似的施放五百元。憤怒的火焰在每人眼中燃燒着，悲憤隨着每個無情人的心。」

「我們不是叫化子，不要施捨的錢！」一位同學終於忍不住地喊了出來，每個人的眼脰裏閃着晶瑩的淚珠。

「請諸位別誤會，我們的意思並不是說先生們都是冷酷無情的，這只是一部份如此，我們互相相信大多數都是熱心助學運動的，不然的話，慨解囊吧！」然，晚上，明天還是要來麻煩你的心。」

「這位性情比較溫和的同學說完了這些話後，我們陸續接到了士女們的『慷慨』捐助，有一萬的一萬有五萬。然後，悲憤地說聲『謝謝』，踏上了歸途。」

爵士音樂如裂鑼般的把我們送出了這罪惡淵藪的大門。天空更黑了，因而也更重地壓在他的頭上，大家互問着：

「這些人是冷血動物嗎？良心在那裏？」

最後這句上帝拯救了。進了教會，而且立刻很有興趣地陪伴着聖經。現在，她已經在辦教會承辦的貧童福利路工作了。

這會歐一陣煙癮麼？這會是一场幻夢麼？決不會的。正是將要開始寫下的『新紀錄』的敘述。她的這一段經過，我或親眼看見，或聽得之於自己的書信，或聽見別人講述，已經知道得很詳細了。在茫茫人海中，像她這樣的遭難的人不少，可是能創造『新紀錄』之後，在人生命上顯發過的人，該更能了解人生的真諦。她過去年青，我親聞她的最後歲月，

「你怎麼知道這是我的？」彷彿有點傷感自己昨日的這種『慷慨』

「未免太魯莽了。」

「怎麼會不知道？這戒指上有我們的愛情，有我們的故事，有我們的血，也有我們的汗！」

他倆相對流下了片刻。當汪先生從左手摘下除下這顆紅豆戒指，把他重新戴在美珠的手上時，他的眼圈上紅潤着感激的熱淚。

☆ ☆ ☆

良心的那裏？

迅羽

「誰做大偉大！讓我們歡呼三聲。」老桂高舉了雙手，好像在做什么歌謠的指揮似的：「『美珠萬歲！』」「『美珠萬歲！』」大家興奮的狂喊起來。

「汪先生萬歲！」

「汪先生萬歲！」

「萬歲！萬歲！萬歲！」

「萬歲！萬歲！萬歲！」

第二天一早，美珠剛吃完早飯，汪先生就從菜室趕了過來。當他在更衣室門口見面的時候，美珠還沒有開口，汪先生就把左手伸給

鉛灰色的天空重重地壓在她的頭上，太陽已休息去了，街市裏仍是一片喧嚷。我們幾個，伴着廈大的同學，踏上了沉重疲乏的腳步，路上：『×咖啡廳，平滑的舞池邊，婆娑起舞的男女們，飄過來輕舞的眼光，彷彿把我們當作一聲叫化子似的，不予理睬。樂聲止處，他們如散聚的烏鴉各歸座位，我們也就開始冷落了。但是這些人的心冷硬似鐵，任你你枯舌敝，仍是一文不取掏不出來的，有的竟開槍相似的施放五百元。憤怒的火焰在每人眼中燃燒着，悲憤隨着每個無情人的心。」

「我們不是叫化子，不要施捨的錢！」一位同學終於忍不住地喊了出來，每個人的眼脰裏閃着晶瑩的淚珠。

「請諸位別誤會，我們的意思並不是說先生們都是冷酷無情的，這只是一部份如此，我們互相相信大多數都是熱心助學運動的，不然的話，慨解囊吧！」然，晚上，明天還是要來麻煩你的心。」

「這位性情比較溫和的同學說完了這些話後，我們陸續接到了士女們的『慷慨』捐助，有一萬的一萬有五萬。然後，悲憤地說聲『謝謝』，踏上了歸途。」

爵士音樂如裂鑼般的把我們送出了這罪惡淵藪的大門。天空更黑了，因而也更重地壓在他的頭上，大家互問着：

「這些人是冷血動物嗎？良心在那裏？」

最後這句上帝拯救了。進了教會，而且立刻很有興趣地陪伴着聖經。現在，她已經在辦教會承辦的貧童福利路工作了。

這會歐一陣煙癮麼？這會是一场幻夢麼？決不會的。正是將要開始寫下的『新紀錄』的敘述。她的這一段經過，我或親眼看見，或聽得之於自己的書信，或聽見別人講述，已經知道得很詳細了。在茫茫人海中，像她這樣的遭難的人不少，可是能創造『新紀錄』之後，在人生命上顯發過的人，該更能了解人生的真諦。她過去年青，我親聞她的最後歲月，

「你怎麼知道這是我的？」彷彿有點傷感自己昨日的這種『慷慨』

「未免太魯莽了。」

「怎麼會不知道？這戒指上有我們的愛情，有我們的故事，有我們的血，也有我們的汗！」

他倆相對流下了片刻。當汪先生從左手摘下除下這顆紅豆戒指，把他重新戴在美珠的手上時，他的眼圈上紅潤着感激的熱淚。

☆ ☆ ☆

良心的那裏？

迅羽

「誰做大偉大！讓我們歡呼三聲。」老桂高舉了雙手，好像在做什么歌謠的指揮似的：「『美珠萬歲！』」「『美珠萬歲！』」大家興奮的狂喊起來。

「汪先生萬歲！」

「汪先生萬歲！」

「萬歲！萬歲！萬歲！」

「萬歲！萬歲！萬歲！」

第二天一早，美珠剛吃完早飯，汪先生就從菜室趕了過來。當他在更衣室門口見面的時候，美珠還沒有開口，汪先生就把左手伸給

鉛灰色的天空重重地壓在她的頭上，太陽已休息去了，街市裏仍是一片喧嚷。我們幾個，伴着廈大的同學，踏上了沉重疲乏的腳步，路上：『×咖啡廳，平滑的舞池邊，婆娑起舞的男女們，飄過來輕舞的眼光，彷彿把我們當作一聲叫化

[illegible]